

§ 人生如寄(2)

初夏午後，雅典城中熱氣氤氳。自海上歸來不久的柏拉圖與安提豐，正沿著伊利索斯河散步。

河畔的榆樹與梧桐投下長長的陰影，蟬鳴在耳畔嗡嗡作響，卻比市集中商販的吆喝安靜許多。

這趟深海回歸的旅程，對兩人而言不僅是肉身的漂泊，更像是一場靈魂的試煉。

柏拉圖心境仍沉浸於遠方星海般的思索；安提豐則時不時握緊拳頭，似乎把某些話語壓在心底。

忽然，一對身影從前方小徑走來。

白衣女子，步伐端莊，眉眼間有憂思，卻在夕陽映照下顯得格外柔和。那是艾莉西亞。與她並肩的，卻是一位氣質全然不同的女子——阿列特亞。她腰間佩刀，眼神堅決，如同隨時準備迎戰的戰士。

柏拉圖呼吸一滯。

「艾莉西亞……」他喃喃自語，腳步不由自主加快。

安提豐則瞬間被另一道氣息吸引。他的目光鎖定在阿列特亞身上，感覺到對方與自己同樣擁有某種抗拒束縛的靈魂。

「艾莉西亞？」柏拉圖終於開口，聲音裡帶著壓抑不住的驚喜。「自塔蘭多一別，竟在此地相逢。」

艾莉西亞先是微微一愣，隨後展露一絲笑意，卻含蓄收斂：「柏拉圖？看來海洋與旅途，並未阻隔緣分。」

她的語氣溫婉，卻隱隱透著防備。自那段遠行後，她的心中已有太多無法輕言的顧慮。

安提豐則直接跨前一步，對阿列特亞微微點頭：「阿列特亞，聽聞你曾隨兄長遠行，如今也落腳雅典？」

阿列特亞冷冷注視他，聲音堅硬如石：「你聽聞的太多了。這城，不是人人的歸宿。」

安提豐嘴角揚起一抹笑，眼底卻閃過一絲挑戰：「或許吧。但我覺得，有些人一旦遇見，就注定會留下印象。」

阿列特亞沒有回應，只轉過臉去望向河水，卻在不經意間，指尖輕輕碰了碰佩刀的刀柄。

就這樣，四人同走在林蔭小徑。談話時而交錯，時而各自分裂。

柏拉圖和艾莉西亞的對話，宛如琴弦上輕觸的和聲。

柏拉圖談及他對理想國的想像：人心可以因教育與美德而調和，城邦能如靈魂般有序。艾莉西亞靜靜聽著，偶爾回以一句：「若人性難以馴服呢？理想是否仍能承受？」

她的語氣不帶否定，只是疑問，卻令柏拉圖陷入沉思。

安提豐與阿列特亞的交流，則如火石相擊。

安提豐直言：「你眼神裡有刀光，卻也有悲傷。戰士不該獨自承受一切。」

阿列特亞冷笑：「你以為自己看透他人？這城裡滿是說辭漂亮的辯者，卻沒幾人能真正拔劍。」

安提豐哈哈一笑：「那你不妨試試，看看我是否只是口舌之人。」

兩人目光交鋒，氣氛一時緊繃，卻又暗藏火熱。

不久，夕陽將河面染成玫瑰色。笛聲從遠處傳來，與微風一同帶著一絲憂愁。

艾莉西亞終於收斂笑容，輕聲道：「該回了，克莉西娜在家等我。」

她轉身離去，柏拉圖眼神追隨，卻只能默默點頭。那份未竟的話語，如同被壓回胸臆。

阿列特亞則走在她身後。臨別時，她忽然回首，目光短暫與安提豐相遇。那眼神冷峻，卻有一絲挑釁般的光芒。安提豐心口一震，竟生出某種無法解釋的興奮。

四人就此分散。

河畔只剩下風聲與蟬鳴，但在每個人的心中，這場偶遇卻像刻下符號，無法抹去。

柏拉圖思索著艾莉西亞的疑問——理想能否戰勝人性？

安提豐則反覆回想阿列特亞的冷笑與回眸，那既像拒絕，又像邀戰。

而艾莉西亞與阿列特亞，行走在離去的小徑上，一人心懷遲疑，一人心繫秘密，卻都默契地沒有多言。

命運在這一刻，悄然將四人牽扯在同一條隱秘的河流裡。

夜幕低垂，伊利索斯河畔的林蔭小徑籠罩在銀色月光下。河水緩緩流動，映照著點點繁星。白日的偶遇餘韻尚在，艾莉西亞心中難以平靜，便獨自走到河邊散步。

她裹著一件素白披肩，腳步輕緩。腦中反覆回蕩的是柏拉圖的眼神與語句——那份真摯，令她心生動搖，卻也憂慮自己家族的處境。

忽然，林間傳來細微的腳步聲。艾莉西亞轉過身，只見阿列特亞也走了過來。月光落在她的眉宇之間，冷峻中帶著一絲疲憊。

兩人一愣，顯然都未料到會在這裡重逢。

艾莉西亞先開口，聲音帶著試探：「妳也常來這裡？」

阿列特亞淡淡頷首：「夜裡安靜，比白天更適合思考。」她的語氣不冷不熱，帶著初次交談的拘謹。

艾莉西亞垂下眼，低聲道：「我來，是因為想起父親。他仍在放逐中……在敘拉古的聲望被一夕推翻，如今我們姐妹只能寄居他鄉。」語畢，眼神浮上一抹哀愁。

阿列特亞凝視著河面，沉默片刻才開口：「我兄長，也背負著冤屈。希帕索斯之死，是一樁未竟的公案。他的靈魂至今不得安寧，我只能與他一同尋索真相。」

艾莉西亞側過身，注視著她，似乎第一次真正看見這個女子的內心：「妳……也活在陰影之下。」

阿列特亞微微一笑，那笑容冷峻卻短暫：「所以我不信任辯士與夢想家。言語不會洗清血污。」

艾莉西亞卻輕聲回道：「可是……若沒有夢想，活下去還剩什麼？我聽柏拉圖說話時，覺得他真心相信人性可以被引向善。那樣的信念……會讓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」

阿列特亞側眼望她，目光如刀，卻藏著一點難以言明的複雜：「靠近夢想者，往往要付代價。」

短暫的沉默後，艾莉西亞忽然換了話題，眼神帶著少女的羞怯：「妳呢？白日裡……安提豐對妳似乎特別在意。」

阿列特亞輕嗤一聲，手指下意識觸碰腰間佩刀：「他看我，就像看見挑釁。他想要的是勝利，不是理解。」

艾莉西亞凝視著她，微笑道：「妳確定？有時候挑釁，也可能是另一種靠近。」

阿列特亞沒有回答，只是抬頭望向月光下的河水。她眼中的冷意逐漸散去，留下的卻是少見的靜謐。

兩人並肩而坐，河水聲在夜風裡流淌。她們都明白，彼此出身迥異，命運各自沉重，但這一刻卻意外地相互理解。

艾莉西亞低聲道：「也許……我們比誰都清楚，理想與現實的距離。」

阿列特亞終於收回視線，看著她，神情冷峻卻不再拒絕：「至少今晚，我願意聽妳說。」

燭火般的月光在河面搖曳，把兩人的影子拉長。這場偶然的對話，正悄悄為未來埋下伏筆。